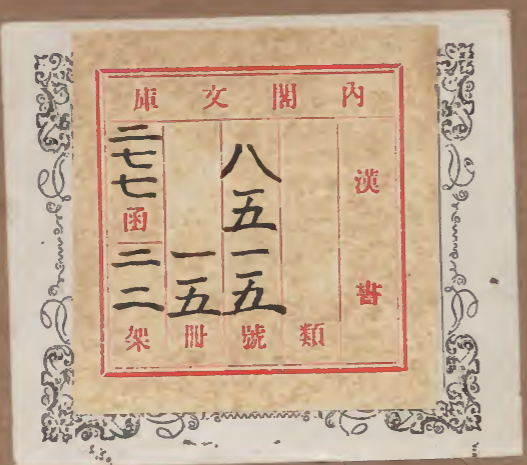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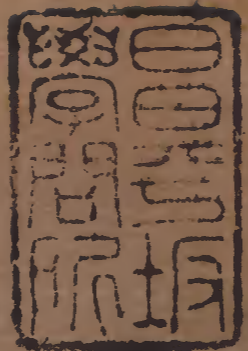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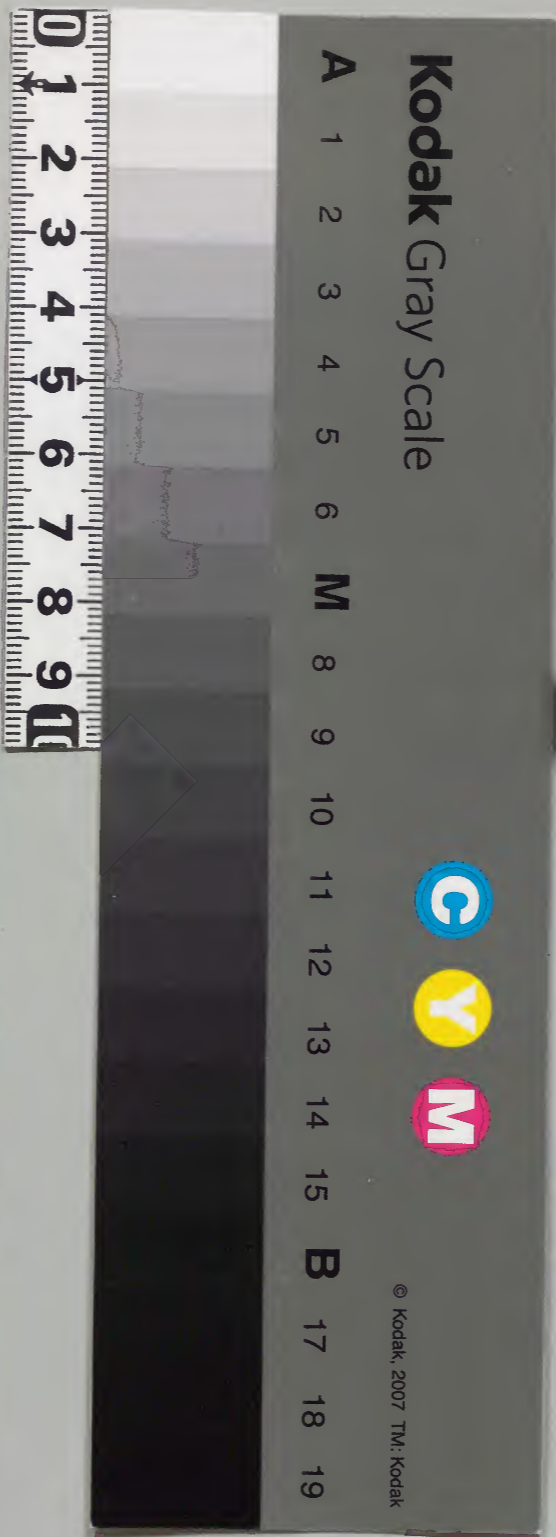
論語或問

十九二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5
冊數	13 (10)
函號	277 218

四書或問十二



淺草文庫

論語或問卷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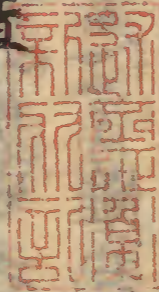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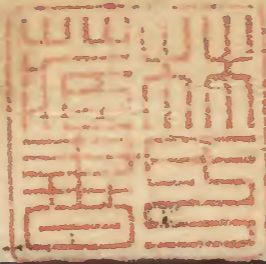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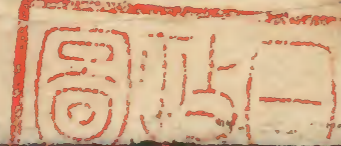
子張

凡二十五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謝氏尤有力范氏語
意繁複蓋不可曉而又以已為止非子張之意楊
氏分別成人與士之別則已支矣曰其可已矣豈
不猶首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曰可之為可
則同然且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此又有不同者讀者所當辨也

或問弘之為寬廣柰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
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
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

抑



弘也夫總群言設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亦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爲有土哉程子之言雖若與

經文小戾然子張以天資之美爲言故以執德弘爲主程子以進學之序爲言故以信道篤爲主也夫既非其資稟之本然而又信之不篤則其所守何由積累充擴以至於弘哉范氏以爲發強剛毅而後能執德則執字之義及重於弘以有執德然後能信道則於其先後淺深之序又有未得者謝氏所謂心不廣者最爲近之但范氏所謂不足有容則鄙詐入之謝氏所謂物莫能勝則若有不切者然不弘則鄙薄纖巧之心生而是非利害得喪之自外至者足以奪其所守要熟復而深體之乃可見其意耳楊氏所謂大不足以有容侯氏所謂

無所容立語既終而又不若范氏之下文有所考
者故未有以知其所以指意者或但為密物之密
乎密物固弘之事然於執德字無所當若以容字
指夫所執之德而言則與下句信道不篤者又不
相類恐不得以是為說也曰焉能為有亡之說如
何曰楊尹得之但言其以不足為輕重耳其他則
張子謝氏為一說范氏侯氏為一說似皆未得其
肯也曰尹氏所謂一出入者其於信道不篤不
能為有亡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
耶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出不入
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

或問三章之說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汎交擇交之異
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為有初學成德之不
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
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
為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來諸已而
遽以拒人為心則非急已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
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
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
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柰何曰二子之言各有
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本
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

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不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木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曰他說如何日范氏既以爲孔子有所與有所拒以合乎子夏之言而又稱其見互鄉不絕原壤以明子張之道廣首尾衡決殊不可曉蓋其所以病子夏者未有以異乎夫子損益之云者是以其語意不屬而無抑揚之方耳謝既以交際當如子張則是凡人皆當如此而又謂非太賢不能則又若非衆人所及者其亦自相矛盾矣揚氏蓋用程子之說而似以爲二子之言有相爲先後之意則非當自之本意也

大全物上有
一事二字達
作通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二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范楊之說蓋本於此若謝氏初意蓋亦謂此而其後乃以莊老釋氏當之則其說將有自矛盾而不可通者矣蓋曰坦途之支別則非異端之謂謂之異端則其所可觀者非真可觀亦不待致遠而已不可行矣豈可謂其皆坦途之支別而

可レ由ル乎侯氏之失レ近ク亦類ス此尹氏雖レ不明カ言ス小道
 之レ為ル異端然モ足テ以テ感ズ入ル則猶レ謝氏之意也
 或問二五章之說一曰尹氏最モ為レ得之范氏之云一則於テ彼
 此先後之序二兩失之矣且レ以テ知ル所レ亡キ為レ知ル新ク者猶
 可也以テ無レ志所能レ為レ溫故則不可也蓋レ溫故者慮其
 遺志レ而溫習之無レ志所能レ則其見レ之レ之レ明レ守之之
 固キ無レ待ル於レ溫習而自レ不能レ志ス矣觀ル尹氏不レ失之云
 則レ可見レ其得失也謝氏謂ル學非讀書之謂レ而以レ體
 常レ盡レ變レ為レ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
 所レ亡者正ニ以ス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取豈遽カ若シ是
 之レ大テ而無レ當乎夫日用不窮者雖因於應變然其

理則初未嘗不素定也不得為レ所レ亡不離レ本體固
 所謂體常然非人之智力所及也不得為レ所レ能又
 曰非為人者能レ之則是凡讀書者皆レ為レ人之學也
 此蓋懲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推之過於其分不
 察乎所謂為已為人者蓋以其心而言耳楊侯氏
 日益之云以之言曰知所亡則可而於無志所能
 則有所未盡也楊氏又以習察為言與此殊不相
 似疑其意以目知所亡為習以無レ志所能為察也
 若是則於彼此文義之間皆有所不通矣
 或問六章之說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
 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

論語或問

卷十九

四

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
 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
 亦若有不同者。奈何。曰是亦如其前說之殊也。伯
 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己。取叔子所謂類推
 者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固亦得其本
 者。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指事棄物專以反
 思默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是則二子
 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曰如子之言凡言
 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
 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
 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亦

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
 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
 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
 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
 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
 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
 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履踐之實
 事而告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
 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曰諸說如何。曰范
 氏四者之分泛而不切。謝氏心不外馳者得之而
 以博學為成吾切問近思之理則失之矣。蓋四者

論語或問

卷十九

六

之序如此若曰切問近思所以成吾博學之功則
 可矣今方博學則又何以預成乎後月之切問近
 思哉是蓋惑於博學為非心不外馳之事而又懲
 乎玩物喪志之言故曲為之說如此且獨不聞孟
 子張子之言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
 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觀此二言則玩物喪
 志心不外馳二說之疑可釋然矣楊氏為仁由己
 尹氏成吾之仁似皆以為吾之所以講學者為己
 有意於求仁非此章之旨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范楊以學為重謝尹以致道為重

亦各有理然必合而觀之其義始備耳謝氏以學
 不能致道為工不信度之比則非也蓋信度在作
 器之前而致道在為學之後其取譬亦不精矣又
 以二者皆為逸居而無所事亦非也工不信度正
 謂有事而無法學不致道則為有事而不要其成
 耳豈無所事之謂哉侯氏之說亦疎蓋學固所以
 琢磨其所未中然以琢磨未中為盡乎學則不可
 中固所以形道然以中為盡乎道則不可况本文
 初無是語而必強加之乎

或問八章之說曰范氏引證甚善謝侯說亦為得之
 但亦互有得失蓋謝氏深得小人之情而所謂肯

過今非者殊無悔懼愧耻之意似亦大輕易矣侯
說善發君子之意而所謂耻過非者亦為未盡
必文之事也合而觀之則庶乎兩得矣揚說文意
有未盡善者若曰君子自訟故能改過則可今以
改過自訟則倒置矣耻過亦衆人之常情但君子
耻而改之小人耻而文之則不同矣今專以耻過
為小人之事亦未安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非禮勿言者蓋曰
不言云再而傳者失之以聶需形厲之反尤為明
白所謂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然耳樊於期事
非理之所得言者蓋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非

以為理之實言也其曰孔子全之者蓋以孔子明
之而或者固以為子夏之言正為孔子發也諸說
唯楊謝尹為得之范氏蓋本程子之說而自敬義
以下則其附益之贅也以儼然為直內則言厲者
獨不由直內而出乎以言厲為方外則儼然者獨
非方外之事乎以不孤為溫則尤無所當豈以孤
為孤特之孤乎其亦誤矣謝氏第二說但以言不
輕發為厲蓋本程子之說然不決於理而徒務於
不言似亦未盡其意也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楊尹氏皆專以信為在已謝
氏專以信為在人以文勢推之恐皆未盡唯范氏

為有誠意交乎之意斯得之矣謝氏所引量而後入者恐亦非禮記之本旨也曰然則盤庚之遷比干之諫奈何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以執一論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之說又相因而為文耳謝氏以未至於聖為言正與張子相反若然則出入及其自恕而未能勉者而非子夏之所可矣范尹之說亦有此病然謝氏學者貴知大體以下則善而楊氏為得程子之意耳

或問十一章之說程子所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

之事也曰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然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左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

論語或問 卷十
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
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曰其曰與佛家默然處
合何也曰佛氏以有言有說爲二而以默然無言
爲不二法門亦曰有以契夫理之全體云爾然此
亦爲世之習乎彼者言之因以彼之言形此之理
耳非以爲此之理即彼之言也蓋吾之所謂洒掃
應對者其理則一而是非當否之間毫釐有不可
失者彼之所謂默然者則泯然而無是非善惡之
分焉其不同也亦審矣程伯子語多如此如第十
七篇予欲無言之說亦爲夫習於彼者而言之耳
今讀者類不深察信之過者則遂以爲儒佛之歸

實無二致不信之甚者則又直誠以爲竊取釋氏
之妙以佐吾學之高二者其向背出入之勢雖殊
然其爲失肯均矣曰既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
教人有秩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
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
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
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
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
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
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
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

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
 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
 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
 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
 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
 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
 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
 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
 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
 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
 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

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
 之理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即此便為
 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所以
 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
 改塗而聖可至爾豈曰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
 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曰講說如何曰張
 子先傳後倦之說末之文義有所不通無所謂始
 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木道教之是誣之也則得
 之而亦深中近世學者之失矣范氏於程子為近
 但先傳後倦意小不同蓋曰孰有先其可而傳之
 孰有後其不可而倦教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亦度

其可而已此意亦善更審其去取可也謝說則源於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而極其道固上達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為遽及夫極其道而上達之意也上達固非師之所能與然此方論為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與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則其損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臺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謝氏之說將使學者先獲而後難不安於下學而妄意於上達且謂為學之道盡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脩身正家之事也其與子夏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嘗以理無大小

而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以為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為同出於理之自然也謝氏以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者則以為同出於心之使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當謝氏獨以著心為言則又如其論顏子克己曾子貴道之說初不問理之是非而唯吾心之所欲為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為言然其意則以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取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

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
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為言而
謝氏以為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為區別而謝氏乃
以為曲直則一子夏以唯聖人為有始卒而謝氏
則無聖人衆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曰楊氏
如何曰楊氏先傳後倦之失同於張子聖人所謂
性與天道以下數語雖似嚴密然亦有但知小學
而無復大學之病尹氏說則善矣而大小本末皆
所以為道雖有不同而實無草木之外者數語為
味安似亦味覺謝氏之失也胡氏論游夏之學其
意亦善胡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故夫子引而進之
之術不一味游夏之言子游敏於聞道而

脫畧於小物施之武城者也子夏從之
事小物而後有得施諸小子者一也曰蘇氏之說
若有未醇者子之取焉何也曰是其所言於聖門
教學次序之意固未為知之者然吾亦取其有以
深中近世學者之弊而已彼所謂中有以受之者
以吾能推之則亦由其序而漸進至於浹洽貫通
而自得之之謂耳又子夏所謂焉所誣者專身教
者而言而以師生相欺為說亦其小疵然教者既
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也
或問十二章之言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
已仕者言也蓋特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
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

論語集注 卷之四 十三
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
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
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幸其意亦猶
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
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
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未免有愛身
志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
程子學優則仕呂氏仕優則學之既得其正意程
子仕優呂氏學優得其餘意而范氏有餘而後可
以及入楊氏念終始典于學皆以學為主尤為得
其大意侯氏暇時之說亦善蓋非必謂其沛然充

足有以過人也謝氏別為一意亦過高而失子夏
之意矣此所謂學亦學文之意耳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謝揚之說善矣然所引二言皆
不得已而去之意今直以為致衰而止則將有直
情徑行之失其弊將有如棘子成之言者矣其脫
畧小物之驗於此亦可見也范氏之說則又失之
子游之言本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耳范氏
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說則於致字之義為所當矣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楊氏以為過之故未仁詞若有
未盡者若過於厚則亦何害其為仁耶且子游之
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曰

然而未_レ仁則非_レ直以是為_レ未_レ仁矣楊氏於其語意之間似亦未_レ盡其曲折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范尹得之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難能之意耳謝氏乃以其不害為仁其失與揚氏前章之說正相反然謝氏辭不嚴謹其失為尤甚也而揚氏於此章又以莊而難親為子張之病似亦未然莊不害於自持非仁之病也以是為病則夫漫然無廉隅之守使人人皆得狎而易之者又可以為仁乎二家之論皆出於氣象之偏學者不可不審察也難與並為仁則謝揚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也以文意求之

蓋病其踈畧簡踞而於己無切偲之益觀感之助耳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言其必反於己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為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且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為先進亦不應直譏如之此云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本為孟子養生逸死之義而發非正以釋此章之意也蓋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本情而非立教喻人之語也其與孟子養生逸死之云所指亦不同矣而揚氏乃引以為說恐有未安謝氏所謂必信必誠者其失亦然唯尹氏所引親喪身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

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爲及此也

或問鄧氏十八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爲孝哉曰諸說如何曰范呂蓋嫌於元祐之改熙寧也故不及道

其常而遽以變爲正也此雖君子之過然心有一偏而其不可捨者如此學者亦固可以自警省矣謝氏之過已論於首篇矣楊侯說則考其事之未詳而所以爲說亦未免於隱忍遷就之失也蓋其天資簡靜和厚而憚於改作之煩故其言如此吾已論之於長府之章矣尹氏之說以之泛論則善矣然於孟莊子之事則亦考之未詳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謝尹氏得之但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爲事小而不足乎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爲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今日不足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

政散民流為說亦非是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敬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類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所有離散之心耳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范氏謝尹得之然三者之中范氏寬平尹氏畏謹而謝氏少覺粗厲矣呂楊之說則尤恐未安也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聖賢之貴改過如此論語下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闕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措土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

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范楊意亦類此但其說不至如是之甚耳侯尹之說為善而尹氏尤精約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掩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為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為君子之過顯白易見無文飾掩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范氏以為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氏於文意不切而氣象平正亦足以見其所存矣揚侯之說則有過之者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

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云
 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取而得
 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郊子師
 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
 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
 薄事實貪驚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
 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
 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此
 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得之唯聖人豈以難知

而自表見云者為無所當耳張敬夫說亦善張敬夫曰

武孫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未下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他說惟范氏所謂多設
 不欲見者恐非文意而謝氏抗激之弊亦非聖賢
 之心取太抵謝說多有此意自首篇之肯已如此
 矣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范楊說皆非是尹氏以
 益見解多見以文義考之不若古注之訓祇也且
 字書說本如此其必有所自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張至矣范楊得矣楊氏論不可
 階而升者甚善而曰顏子亦見其卓爾而已則其
 知顏子也亦淺矣

論語或問卷第十九終
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歷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
治歷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曆數有歸而
言則又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其論不同柰何曰以
大意考之則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
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
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
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范氏
蓋避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
世妖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曆明時之一端
而已乎

論語或問卷第二十

堯曰

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歷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
治歷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曆數有歸而
言則又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其論不同柰何曰以
大意考之則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
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
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
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范氏
蓋避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
世妖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曆明時之一端

而已哉曰執中之說程子范游楊氏之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備矣蓋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故程子以事事物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以是而觀則三家之失亦可見矣游氏自適當其可以下文與程子之說不異而其取譬復兼言之豈其擇之有未精者遂合二者而一之與曰四海困窮范氏蓋推孔氏書傳

之意言之予之不從何也曰亦以文考之而知其不然也蓋以為戒之之辭則辭意連屬初無間斷空闕之象若如孔傳之說則困窮之下便言天祿永終初無丁寧付囑之意若如范氏之說則所謂各得其所者於書之文初亦未嘗有所見也曰述湯之語諸說不同何也曰以書考之則張子失之而范說為得矣但以簡在帝心為以其如此故不敢自私則亦失之蓋此亦謂不敢自私而聽天所命耳曰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也然則范

氏亦得之矣曰周親之說如何曰以書文考之當
然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為周室之親其意
亦善但於書文為不合取曰自謹權量以下謝楊
之說孰優曰是亦多相發明者未可以優劣論但
民食喪祭謝氏以為民之三事為愈於楊而楊引
孟子之意亦佳也寬則得眾以下二說皆善但楊
若以為信則民任其事者任倚杖也恐失文意而
公則說之云則亦適矣民任說見第十七篇第六
章公則舉措合於人心而人自說服如管仲奪駢
邑者蓋亦近之未有王霸之辨也曰謝氏聖人存
心之說如何曰是其詞氣有不和者然於學者亦

有益矣但以為夫子歷叙數聖人之語則不若楊
氏以為記者所載以明二十篇之太肯者為得也
蘇氏疑此章有顛倒失次者恐或有之蘇氏曰此
章雜取大
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顛倒失次不可復考
由此推之論語蓋孔子之遺書簡編絕亂有不可
知者如周八士周公語魯公邦君夫人曰謝氏所
之稱非獨載孔子與弟子之言行也
謂固結民心者似未免乎有為而為之者如何曰
是其言則誠若有病然其下文所謂道當如此而
非違道以于之者亦足以自解矣程子有言以聖
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
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以此觀
之則謝氏之言固為治者所不廢但非所以語聖

或問五美之說曰惠而不費榮而不怨則謝氏得之矣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則胡氏得之矣胡氏曰在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累其心夫何貪於敬不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然君子之心何嘗不安而威而不猛悲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何驕之有而威而不猛悲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修而已矣悲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之有哉他說亦無大可論者但謝氏所謂泰而不驕者則未見其泰而反不免於驕耳問四惡曰虐也暴也賊也謝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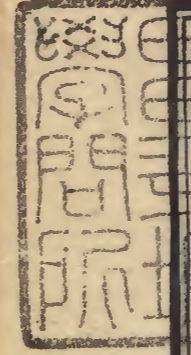
得之但所謂賊仁者非是有司之說則楊氏為當曾氏以為如項羽刻印矧忍不能予之類張敬夫以為人上而為有司之事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亦皆得之然張氏之說則唐莊宗其當之乎謝氏之說於文義尤有所不通云曰謝氏之總論柰何曰彼以世俗無道之政言之固有如是者矣然若此之流蓋已不在可論之域况言之至於如此則吾之辭氣得無亦有未平者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言其本肯然矣然以樂天知命為通上下而言則有不可曉者蓋通上而言則是聖人亦知命也而又以為聖人不須言知命

通下而言則是衆人亦樂天也夫樂天之事豈人
之所及哉第二說以聖人言命爲中人以上者設
夫中人以上固與上智者有間然限以中人以上
而不通乎下則中人以下者豈可以其終不及此
而棄絕之哉第三說謂有諸已然後知言則能格
物窮理語意倒置亦不可曉蓋以序言則曰格物
窮理然後能知言知言而踐履以實之然後能有
諸已其可也今其言乃如此皆與平日之言不類
豈亦一時議論之間記錄者偶失其真而致此與
姑論而闕之可也范氏所謂知命事天之事者似
以命爲天理之所賦命固天理之所賦也然有指

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吾於公伯寮章已辨之
矣縱以此章所謂知命爲知理則亦知天之事而
未及乎事天也又謂知言所以治人亦非本文之
意謝氏知命之說得之至以知禮爲知理則非也
蓋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
爲理在其中則可矣乃厭其所謂禮文之爲淺近
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
履踐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知言之說
亦爲得之但所謂係其所養者則亦近於程子有
諸已之謂者楊氏知命之說其適甚於范氏知禮
之說則得之至於知言之說則又甚矣夫此章所

謂知人者亦兼乎古今賢不肖而論今及古而
 不及今言聖賢而不及乎愚不肖蓋欲率夫三句
 之說而一之又欲專乎內而不分乎外且必欲即
 夫論語之書而為之說故其失至此耳尹氏事天
 之說似范氏動不違於理似謝氏然以窮達得喪
 無所動其心則范氏有所不及謂知禮則不違於
 理者亦非便以禮訓理如謝氏之甚也章末數句
 則於讀此書者深有所警不可以不熟察而深念
 之也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蓋合韓公蘇氏之說
 而為言耳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
所以徒喪其所守
 論語或問卷第二十終



慶安二年田原仁左衛門刊行

